

大理扎染的跨国对话

看见非遗技艺的另一种可能

碰撞

中国非遗技艺的世界表达

漫步在白色展厅中，头顶上的巨幅宣纸轻盈浮动，斑斓的鱼群在纸间自在游弋。“与其说是画鱼，不如说是寻鱼。”艾米丽轻声讲述着她的创作理念。她以宣纸为媒，扎染为法，颠覆传统绘画逻辑——先以毛笔随意泼洒色彩，再仔细观察晕染色块，从中勾勒出形态各异的鱼。整个过程浑然天成，流淌着东方诗意。

2024年9月，艾米丽在美国洛杉矶参加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文化交流活动时，作为艺术家代表，她用略显生涩却真挚的中文说道：“我的心在云南。”那时，她与昆明丈夫已携手三载。依照西方传统，她冠以夫姓，这个美国姑娘从此有了中国姓氏。万里之遥的云南，早已成为她血脉相连的故乡。

文化如水，交融无界。2023年夏天，艾米丽第一次随丈夫回到云南。当飞机缓缓降落，窗外那片与家乡亚利桑那州如出一辙的红土让她惊呼：“就像回到家一样。”后来，她以云南红土和罗旭美术馆的红砖建筑为灵感，创作出纸本水彩作品《红土海》，湿润的土红色在宣纸上层层晕染，形成古老的岩层肌理；八九尾游鱼静驻其间，宛如穿越了亿万年时光长河。

她笔下的鱼，是人类演化长河中的“另一个自己”。巧合的是，云南发现的凤蛟昆明鱼化石，正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。这位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毕业生，自2022年起痴迷于画鱼。她凭借艺术直觉捕捉的物种形象，不经意间竟暗合了人类与自然最深层的血脉联结。

“我相信鱼群之间自有它们的对话，也相信鱼儿能感知水的存在。”艾米丽这样诠释她的创作。一方面，她试图用作品消解隔阂，通过互相学习知识与技能，找到协作与融合的路径；另一方面，她希望探讨生命与环境的依存关系，唤醒人们对水、空气、文化与记忆这些无形却珍贵存在的感知。

展厅里，无数游鱼在宣纸、桑皮纸和传统卷轴间悠然浮现，绵延的画卷仿佛一条流淌的时光之河。《鱼在想》展览将持续至5月5日，这是艾米丽在中国的首次个

展，集中呈现了她在日本、美国以及中国云南创作的系列作品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在昆明完成的水彩作品，其晕染技法与白族扎染技艺浑然天成。有趣的是，在来到云南之前，这位艺术家从未想过，白族扎染会为她打开一扇全新的创作之门。

创新

千年技艺的现代转身

要论白族扎染的精髓，大理人最有发言权。2025年春天，第二次来到云南的艾米丽，专程拜访了一位深谙此道的艺术家——薛滔。

出生在大理洱海边的薛滔，长期从事创作、策展、教学等艺术专业工作。自2000年开始，他尝试在当代艺术领域进行中国本土化探索，作品被挪威、德国、瑞典等国的艺术机构及上海多家美术馆收藏。2016年，薛滔以扎染为媒，探索“材料与形式、传统与当代、东方与西方”的表达方式。

“小时候，扎染就是家里那些永远用不坏的桌布和沙发巾，仿佛它本该就在那里，永远不会消失。”薛滔回忆道。在他童年的记忆里，青白相间的扎染制品承载着大理人共同的生活印记。千年不息的下关风，吹过白族民居的照壁，也吹干了阿奶挂在窗前的棉布坯。2006年，大理白族扎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如今漫步在喜洲镇周城村，循着靛蓝染料特有的植物清香，随意推开一扇白族民居的大门，就能邂逅最地道的扎染制作场景。只见匠人们飞针走线，或缝或扎，巧妙地控制着染料的渗透范围。待布料经过阳光的洗礼，那些隐藏的花纹便渐次显现。

2025年4月，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，“扎染”已成为全国清明假期最受欢迎的十大非遗体验之一。在苍山洱海间，那些藏在白族老院子里的指尖技艺，正成为中外游客感知大理的独特方式。这一变化在近二十年间尤为显著：曾经只在家族内部传承的古老技艺，如今已成为大众接触地方文化的鲜活窗口。以扎染为代表的非遗技艺，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。

传统扎染技艺能否有更多可能？如果说艾米丽的宣纸水彩是取其真意，那么，薛滔的扎染作品则在形意兼备的基础上，向

现代生活方式更进一步。“不能让‘非物质文化遗产’变成‘非物质文化遗产’，站在创作角度，事物不被淘汰的关键在于‘被使用’，改变思路就能破除乏味。”薛滔介绍道，他遵循传统扎染的制作流程，从构成性与绘画性入手，用传统印染技法在布坯上描绘山水、星空、光影，原本只有图案的传统扎染制品，经他之手蜕变为具有独立艺术语言的当代绘画。

2016年，薛滔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这里不仅是他的创作天地，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驿站——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，像艾米丽这样的初学者，都能在这里感受扎染的魅力。

“技艺是解码文化的钥匙。”薛滔这样诠释，“通过双手的触碰，那些沉睡的文化基因会被重新唤醒。”在他眼中，白族扎染这样的非遗技艺，就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。当人们亲手揉捏布料、调配染料时，古老的传统文化就从抽象变具象了。

对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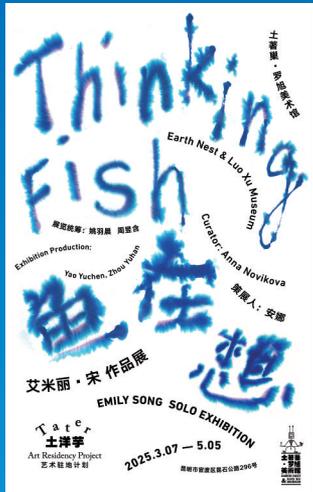
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

2024年，近400万旅居客驻足云南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“新大理人”群体已壮大至近10万，其中艺术创作者就占了2万。艾米丽的跨文化故事仍在续写——这位曾两度奔赴大理的美国艺术家，已经开始规划下一次云南之行，她甚至说服纽约的朋友一起来云南看看。

在这里，艾米丽、薛滔这样的创作者正以独特的艺术语言，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。他们跨越的不仅是时空的界限，更是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的鸿沟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。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，这样的跨界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：历史与现实交织，过去与未来对话。

艾米丽始终记得初到大理的那个傍晚。与丈夫沿洱海骑行时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处仿佛有大鱼游过。这让她顿悟：文化之于人类，恰如水之于鱼。不同的文化终将以各种形式相遇，那些流动的记忆终将交汇融合，就像水融于水，不分你我，不问来去。

本报记者 史子昊 孙琴霞 文
罗旭美术馆供图



《鱼在想》展览海报

以宣纸为媒，用扎染技法晕染出一片水蓝，非遗技艺仿佛化作一尾灵动的鱼，轻盈游入当代艺术的海洋。今年4月，美国青年艺术家 Emily Song (艾米丽·宋) 作品展《鱼在想》在昆明罗旭美术馆展出。展览现场，她站在一幅80米长的宣纸艺术装置下，光影流转间，纸上游鱼如悬空浮游，栩栩如生。艾米丽仰头指向其中一条，微笑着：“无论来自何方，每个人都像一条鱼，我们的相似远比差异更多。”



艾米丽在昆明展览现场讲解作品



薛滔(左一)为艾米丽和同事介绍扎染技艺 薛滔供图



长80米的宣纸装置作品，绘制灵感来源于大理白族扎染技艺。